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所多瑪之罪惡

某議員高調反對政府協助「外國勢力」強行在香港舉辦「同樂運動會」，報上有言論批評他「錯誤地」將「同性戀」等同「人獸交」云云。

筆者既是專業的中英雙語翻譯人員，當然能夠一眼便看出兩家誤會的問題所在。某議員受過英式《普通法》的訓練，講的自必是《普通法》的「Sodomy」了。此詞源於《舊約全書·創世紀》所講的罪惡之城「所多瑪」(Sodom)，「Sodomy」就是「所多瑪之罪惡」，香港舊譯「粗穢性行為」，今多改譯為「非自然法性行為」。

「Sodomy」一詞多義，既包含「男男性交」，也有「人獸交」等等涉人的「非自然」性交。從中得見西方基督教文化認為「男男性交」的過失，與人獸交同論。某議員在講「Sodomy」，其他人在講「Homosexuality」，難免牛頭不對馬嘴，只是觀點與角度有差異而已。

中國傳統對「同性性交」另有說法，稱「兩男肛交」為「雞姦」。「女女性交」則無特定說法，倒是將皇宮中兩個宮女模仿正常夫妻關係稱為「對食」，而太監和宮女這樣一起生活也叫「對食」，用意是兩種方式都不能真正做夫妻，只是「一起吃飯」、一起生活有個伴兒。兩種「對食」都是中國舊日君主制度之下不人道的壞風俗，好在太監已經成為歷史。

兩男模仿男女的親暱行為，中國舊日雅稱為「男風」，但是讀書人一看便明。《大清律例》規定雞姦男童可判死刑，不過沒有嚴格執行，可以說中國舊社會對於「男男

性交」的態度是比西方基督教文化寬容得多。

名導演徐克先生改編「我的朋友查良鏞」的名著《笑傲江湖》，還請了大美人林青霞飾演「東方不敗」，這事讓「小查詩人」(筆者對查大俠金庸先生的暱稱)很生氣，還批評徐導演「不懂得同性戀」。小查詩人從眾從俗，也用了「同性戀」這個名詞，以他老人家博覽群書，當然清楚「男風」多指有權勢的男人除了女眷之外還另納男寵，通常都是找些年輕而有女性美的男童(或少男)，這些俊美男童稱為「變童」。像西方那種「Homosexual」聲稱遇上了美女也不能動心、沒有衝動，其實在古代中國並未見有記載！

西漢諸帝多有男寵，他們既娶后妃生子女，又同時找些美男來當成人女一般的玩弄。《笑傲江湖》寫令狐冲和任我行、任盈盈父女一行人等見到「東方不敗」女裝打扮時候的反應，很值得此時此地年輕人以之與「Homosexuality」細加區別。「東方不敗」雖然與楊蓮亭有親密關係，但楊蓮亭不是「扮女的變童」而是鬚眉大漢，反而「東方不敗」穿女服自降為「變老」！金庸本人並沒有贊同「男風」的習俗，他只是描述中國古代社會對「男風」的基本態度。令狐冲與任我行都不認為以「東方不敗」的權勢，養「變童」有什麼道德上的大過事，只是他甘於自降為「變童」這事，才讓大家認為「東方不敗」是「瘋」了。

能夠多理解「男風」的真相，或可以更明白某議員的觀點。其實他很擔心美化「同性戀」會引發更多有權勢的男人性剝削男童的事件出來！「基解霸權謠言惑眾」之三



思後天地

思旋

共迎挑戰作新貢獻

國有國運，官有官運。4年一次的奧運會今年由日本做東道主，可惜的是時也運也，因新冠疫情無改善而令東京奧運會幾經挫折及延期，距離東京開幕還有不到半個月，據說主辦當局對於運動會的某些安排仍未作好最後定案，實在令人擔心不已。

反觀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舉國同慶，多姿多彩的節目順利舉行，天公作美，天人同歡，不但中華兒女雀躍，甚至舉世矚目，同聲點讚。這就是運也！

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慶祝活動，對於中華兒女而言，是上了一堂深具偉大意義的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以史為鑑、開創未來」，自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各代領導人英明領導下，堅持「人民至上」、「為人民謀福利」的正確方針，帶領中國人民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歷史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英明的決定，因為政黨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鎖定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在新中國成立後，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中共百年華誕獲得舉世萬民所羨慕，為此，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舉行峰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政黨要鑒定正確方向，為人民謀福利，要擔起

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願同各國政黨一起努力，共同交流現代化建設經驗共建「帶路」合作。願為人類減貧進程貢獻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表示，中國共產黨將積極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為人類社會攜手應對共同挑戰作出新貢獻。又指出，國家民主不民主，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發展世界各國權利，也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習近平總書記相信，任何阻撓他國發展，損害他國人民生活為要挾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都將是徒勞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將履行大國大黨責任，為增進人類福祉作出新貢獻。增強發展中國家疫苗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事實上，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人民在習近平英明領導下，砥礪奮進，同心稱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走得穩、走得好，同心共圓中國夢！

香港回歸祖國已24年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下，要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法上擔當重要角色。為此，香港人同樣要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愛國者治港」的宗旨，港人在新一屆治港人士選舉當然要非常謹慎。上周，特首委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李家超任資審會主席。官守非官守成員共6人，計有：曾國衛、徐英偉、鄧炳強、梁愛詩、范徐麗泰和劉遵義。深慶得人，可喜可賀！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洗滌心靈 閱讀力量

香港書展快將登場了，這大型文化活動，是香港人重要的文化經驗，書展除了湊熱鬧和買好書外，還有多場精心安排之名家及閱讀講座、活動、工作坊等；今年主題是「洗滌心靈 鼓舞人生 再啟航」，於書展前奏的文化7月，已率先推出多項有關主題之講座和新書分享會。

星期天，我專程出席其中一場：奈樂樂的新作繪本分享會。其實，數年前我已開始留意到這位年輕畫家的繪本，如《最強的是什麼》繪的獅子王好威風，很多動物造型可愛，表情耐人尋味，畫面構圖多變化，欣賞他在不同作品嘗試相配的、不同的技法和畫風，如《跳下的一秒》城市萬家燈火的構圖，就給人浪漫的感覺。現他在書展推出最新的繪本《讓我吃雪吧！》(見圖)令人期待！

也許因奈樂樂和我一樣，都曾經到外地留學，跟他談起留學的苦與樂，自然話題多多，交流愉快。記得我在東京留學時，走進紀之國屋書店，走進蠟筆繪本館，看見滿架大量美麗的繪本，如走入大觀園，繽紛滿目，歡喜極了，飽覽飽閱一番仍感未夠，很想自己也來出版繪本呢！而奈樂樂留學拉脫維亞專修繪本，這直情是繪本創作人難得的經歷！談到他那時對繪本有更多認識，但他初時只嘗試畫單幅插畫，或繪畫別人的故事，但老師提醒他，繪畫自己的故事，你會更有感覺！是的，我相信，有追求的繪者，一定不滿足於單純地用畫面來傳達他人文字，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會有野心去駕馭和繪寫自己的繪本。

奈樂樂很勤力，而畫家真的是日子有功；他出版的一系列暗黑繪本系列的故事，其實就像成人的寓言，以想像童話反映人們面對現實的無奈，閱讀這些繪本，有藝術治療之用，感到共鳴、釋懷；事實上，奈樂樂在作品中，把一些自己初到社會工作，面對的難堪如傷人的謠言、暗箭，或者落井下石等行為，都借故事反映出來，無多年輕人初出茅廬，可能感到現實人情冷漠，感到內心不安，無處解慰，閱讀暗黑繪本，可釋除這些負能量，可能達到負負得正之效果呢。

相信在疫情困境下，我們更需要有賦予人能量的好書、好繪本！關注心靈，你會閱讀，而人人能享受閱讀的好處和樂趣，可發揮一種社會的閱讀力量，好書以魔法鼓舞在疫情下的香港人，重新出發，重拾向前行的正能量。



讓我吃雪吧!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為員工建屋辦學的公司

香港黑白片和粵語片時代，經常講述勞苦階層受資本家和上級欺凌，在戰前的環境貧富懸殊，情況更惡劣。但有一家公司在1881年已開始為員工提供住宿，為其子弟辦學，設福利飯堂、家庭診所、各類康樂設施，至今仍抱著「讓員工感到生活安穩滿足，從而成為公司忠誠可靠的一分子，為公司的業務發展作出貢獻」的理念，這就是太古集團。

太古公司在1870年5月1日在香港開設辦事處，至今已有一百五十餘年歷史。初期成立輪船公司，開辦包括香港至廣州的航運服務。1881年成立太古車糖公司，翌年買入鰂魚涌地皮，當時該地處處偏僻，一片荒蕪，無基礎設施，欠勞動人口，而煉糖廠機器需逾1,000名僱員全日輪班當值，為確保運作暢順，太古建道路起碼頭引自來水，更設家庭宿舍吸引勞動力。他們參考歐洲實業家創建的「模範村」，建一個可自給自足的社區給員工和他

們的家眷，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城。內裏除有優質的房屋供各級員工居住，還設有商舖、醫療、社交及康樂設施，讓工人可安居樂業。是香港第一個結合社會元素的大型城市規劃項目，當時在亞洲區也是獨一無二。

那時的香港仍是個貧困的漁村，家人能獲一職，一家人便可以有居所，到飯堂吃飯，病了可以看醫生，工餘到福利會打乒乓球、踢足球、游泳等。隨著太古船塢開業，員工數目激增，員工宿舍也需拆卸重建，規模更大，設施更足。至1923年該公司更創辦了太古小學，為員工子女提供普及教育。初時沒有正式校舍，教師只在船塢的一小室內教授。直到1947年，正式的校舍落成，至今該校仍繼續使命作育英才。

有一位記者朋友最近告訴我，年幼的記憶是：父親自當了太古船塢工人，他們一家生活便安穩下來，他入讀太古小學，那宿舍其後更成了父親的物業，名副其實是「安家立業」。



百家廊

采拉

吃了一個石榴。飽滿的果實一剖開，晶瑩剔透得像股紅寶石般一顆顆果粒彷彿快迸出來，等嘴邊的紅色果汁擦乾淨，驀然想起，應該先畫下來再吃嘛。

第一次看見石榴是在畫裏。

還沒電腦的年代，在距離中國遙遠的南洋，學習水墨畫只能到搜羅尋畫冊，找中文書也非易事，遑論中國畫冊。一回看到宋朝佚名的《榴枝黃鳥圖》，驚艷，視線無法移開。宋朝的工筆花鳥瑣細濃艷，色彩豐富絢麗，有審美格調較高的畫家，用筆纖細、敷色艷麗之外，構圖空靈優雅，意境恬淡又充滿詩意，《榴枝黃鳥圖》就是一幅代表作。

那時剛開始學畫小鳥，看圖要參考的是那隻黃鸝鳥。畫家以工筆畫小鳥，把赭石和黃色調勻暈染，再用白色勾描線條，充滿耐性將羽毛一片片描得一絲不苟，最後在眼睛、翅膀尾端和尾巴部分以淡墨調赭石，用重褐色突出黃鸝鳥特點。

但更加吸引人的是鳥兒背後那兩個石榴，一個完整，另一個熟得爆開，露出累累的果粒。稍感意外，聽說石榴是域外水果，居然在宋代畫裏就見蹤跡！

漢代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開創了古老文明的東方大國與世界文明交匯碰撞的新時代。文化絲綢之路的先行者不只把漢朝的文明遠播西域乃至世界，帶去絲綢、茶葉、陶瓷，也把西域的農作物帶回大漢。這其中包括葡萄、胡麻、石榴等。後來再遇見石榴，也是畫冊上南宋魯宗貴的「橘子、石榴和葡萄」，題「吉祥多子圖」。絢爛明艷的水果，寓意碩果累累、多多益善。原來中國人眼裏，石榴為吉祥風水物，含有多子多福、豐收繁榮、和睦喜慶之意。畫家尤愛描繪成熟石榴，最喜表現石榴的一道裂口，露出果肉，猶如顆顆紅寶石爭相湧出，這形態和動勢，取題

詩畫石榴

「榴開百子」。親戚朋友婚嫁，可當最佳禮品，祝願新婚夫婦子孫繁衍，家族興旺。民間婚嫁時，在新房案頭或床上，置放切開後露出漿果的石榴，寄予家庭和諧，人丁興旺的美好祝福。

傳說公元六世紀，六朝北齊安德王有次到李妃娘家赴宴，李妃母親宋氏送皇帝兩個石榴。皇帝和身邊大臣皆不得其解，把石榴扔一邊。太子太傅魏收不愧為皇帝的老師，他說：「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眾多。」皇帝龍心大悅，趕緊收起石榴，還賞賜他美錦三匹。

從此以後，石榴成為下聘或迎娶嫁時互贈的禮品，以此祝賀多子的習俗，流傳至今。中國水墨畫以筆墨線條與傳統文化底蘊相結合，借物抒懷和託物言志就是其特徵及魅力。繪畫之前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於物象，無論一花一木，一草一蟲有多微小，都加入「我」的體察和觀照，融匯個人心跡的感悟，有了「我」的共情與通感，再鋪陳宣紙上，讓畫中境界超越物象之美，成為「我」的作品。

寓意美好，紅艷奪目的石榴是畫家喜愛的題材。然而也有畫家筆下石榴只取黑白不上顏色。總是水墨淋漓，構圖獨特的徐渭，一幅沒有燦爛顏色的《榴實圖》，簡筆幾筆，形象鮮明，題上「山深熟石榴，向日笑開口；深山少人收，顆顆明珠走」。一貫大寫意作風，以少勝多，以簡取勝，卻獲大家另眼相看。

受到徐渭粗放畫風影響，筆墨簡練，喜歡把畫中形象誇張的朱耷，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權的第十代孫。自視為明代遺民的他，以畫翻白眼的鳥和魚出名。筆墨簡潔至惜墨如金的朱耷，幾幅《石榴圖》都不着色，墨色濃淡相間，圖中有兩個果實的，有時讓一個爆裂開來見漿果，也有單只一個的，枝幹往往三兩根，葉子寥寥數片，署名八大山人。

徐渭是明朝人，朱耷則是明末清初人，他們都沒有見過清末畫家齊白石，但齊白石卻自認受到他們的影響。齊的詩「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齊白石坦承自己心甘情願當「青藤」和「雪個」的門下走狗。「青藤」指徐渭，「雪個」就是八大山人朱耷。

特別喜歡畫蔬果的齊白石，以日常所見之物寫進畫中，並賦予真摯情感與精神內涵，作品平易近人又觸動人心。從他一系列紅艷飽滿，水墨酣暢，表現出充滿喜悅歡樂的石榴，看見他的熱情洋溢。好多幅都題了「多子」，也有「願世人都多子」，有些配搭一隻紅色或墨色蜻蜓，或者一隻蚱蜢，以增情趣。有幅裂開的石榴就僅一個，幾片葉子，題識：「戰戰連夜近城邊，萬物將來不論錢。果木何心傷劫後，啖來還是舊時甜。92歲白石題舊句。」那是1956年畫的，隔年齊白石去世了。

齊白石詩中的「缶老」說是吳昌碩。除了上述兩位創意獨特的另類畫家讓齊白石佩服貼貼，另一個就是吳昌碩了。集「詩、書、畫、印」為一身，融金石書畫為一爐，被譽為「石鼓篆書第一人」、「文人畫最後的高峰」的吳昌碩，82歲那年畫的《石榴》被譽為「精品之作」。構圖比之前提到的畫家都要更繁複精細。兩個大石頭後邊長着石榴樹，上面3個石榴，中間還有一個熟透的果實，又有一淡墨色的掛在石頭邊，還兩個橙紅色石榴索性就在地上。款識為：「度索之桃難手移，石榴啖勝鮮荔枝。榴皮壁上儼題詩，人非東老亦解頤。壽翁筆詩奇，吾非且仙神委蛇。貫陶仁兄詩人50大壽，吾以純陽以榴皮題詩沈東老壁上之意頌之。乙丑春，吳昌碩，時年82。」以石榴祝壽，亦是多子多福之意呀！

吃下的石榴，極為可口；詩畫中的石榴，細細品賞，也很有味道。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掠影Z世代

最近，關於「Z世代」的一些新聞引起了小狸的注意。畢竟，特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這波「Z世代」，毫無疑問正代表着人類的未來。他們怎麼樣，世界的明天就可能怎麼樣。

先是美國某新聞網站最近發布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對資本主義持正面看法——佔到57%，但不可忽略的是，Z世代的美國人中只有42%對資本主義持正面看法，反之高達54%的年輕人對資本主義持負面看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趨勢並非舊有——該網站在僅僅兩年前所做的一項類似調查中顯示，年齡在18歲至34歲的共和黨人中，有81%表示對現行經濟制度持正面看法。而就在最新的調查中，這一比例猛跌了15%，只佔到66%。

為什麼會這樣呢？最近似乎正試圖把電影定位延伸到現實生活中而高調參政議政的「美隊」——曾由飾演漫威電影裏「美國隊長」而聞名的基斯伊雲斯——可能給了一些答案。他說，Z世代幾乎完全是伴隨著「閱後即焚」照片分享應用程式和小視頻長大的人，對傳統的信息來源毫無感覺興趣。且他們是美國現代史上最多樣化的一代——當中有一半人是有色人種。這意味著種族公正不只是他們信奉的一個抽象原則，更往往是他們自己的切身鬥爭。

又恰巧發生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件，比如校園槍擊、弗洛伊德事件、美國現代最受爭議的一屆總統執政以及換屆選舉、世紀之疫等等，這些事件的發生、處理和走勢，無疑會影響人的現實立場，尤其對Z世代的年輕人來說，更一定會影響他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

那麼中國的Z世代又怎樣呢？小狸發現，雖然在同一個地球上，同一波Z世代有着部分重合的經歷，但與美國年輕人的迷惘不同，中國的新一代似乎對未來更篤定，也更樂觀積極。比如，麥肯錫的調查就指，「中國的Z世代比其他國家的同齡人更容易衝動消費」，而支撐這種消費行為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國的Z世代對未來收入的增長持有堅定信心——有高達78%的年輕受訪者相信自己將來的收入會超過，甚至是遠遠超過現在。

Z時代，被稱作是「數字原住民」，他們不僅不依靠傳統媒介了解世界，甚至連facebook、微信這種相對「古舊」和「主流」的社交媒體都嫌棄，他們傾心的是YouTube、嗶哩嗶哩、Instagram、閱後即焚軟件和TikTok。他們看上去游離在主流之外，卻因為強大的網絡去中心化和數字連結的特性，而持有高度的對爭議問題的熱情、參與事件的動力以及以社交媒體形塑世界觀的特點。也因此，這群「非主流」其實時刻時刻都可能冒出來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而隨着時間的推進，他們也終將成為真正的未來。



信而有征

劉征

「張愛玲」的小說

《第一爐香》當中有這樣一段話：「英國人老遠的來看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裏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

這段話出現在一段建築描寫之後，是女主角薇龍眼裏香港富人的生活。那會兒的薇龍還是個小姑娘，跟着父母蜗居在一個平民的區域。第一次走去看這種中西合璧，就有了這個認知。為了成全這個認知，張愛玲在建築陳設的描述上着意刻畫東西方元素的對立。最後，再接上這句犀利而尖刻的評論，卻恰到好處。好像是在說：「你瞧，沒錯吧。」因為她先已經這樣描述了，到了下結論的時候，讀者的認同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所以，很多時候，當我們要介紹張愛玲的小說時，如果涉及到她的故事梗概，我們就有點為難，驚訝於這個故事如此違反人倫。比如，姑母拿着自己的侄女當誘餌，吸引年輕人供自己驅使（《第一爐香》）；一個少年愛上自己的國文老師，是因為他是自己母親年輕時的愛慕對象。而生母已亡，他不見容於父親和繼

母，便移情到了這個陌生男子身上（《茉莉香片》）；或者一個人竟然愛上了自己的父親（《心經》）。這些情節這樣的驚世駭俗，被她一寫，我們反倒覺得不錯。蓋是因為環境、心理都鋪陳得十分到位。

甚至於，高明的作家不會等到不得已的時候才被情節牽扯着描畫兩筆環境，而是會先期就給一些場景的鋪墊，再若若無無地不斷提及，好像這些人物就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那他們的命運就是環境造成的。如此這般，當我們看完一部好的小說，讀者就會把此間人物的命運當成是真實的人生，看這風雲變幻，悲歡離合，並唏噓不已。其實，一部小說，人物和自然是擬人的，擬的完全是作者這一位。所以小說的一統江湖是在作者的上帝視角下成就起來的，看似矛盾重重，實則都有安排。不會像真的人生，常常事到一半，就沒頭沒尾地結束了。生活是一個編編劇寫出來了，邏輯感極差。所以我們總要求助於小說這樣的完整故事，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在小說家一磚一瓦的構思下，一種真實的生活會被推倒，一種純粹的生活會被建立起來。

作家會煞費苦心心地賦予主角絕對的中心地位，並肯定個人的重要性和完整性。在這裏，即便他微不足道，他的生活和心理都會被照顧到、被理解。而角色的人生和作者是同軌的。有如張愛玲這般去揭露生活裏的狹隘淪薄，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寫遍，並狠狠地得罪了他們；也有像三毛這樣，下決心詩意化生活的。或者像郁達夫，沉淪在慾望當中不可自拔。人人都在寫自己。即便魯迅是個鬥士，則他小說主人公感受到的社會壓力，也是他的社會壓力。

每個作家都有一個一貫的風格。我們從小就開始捕捉這種風格，會嘗試着為他們的小說總結中心思想。每當我們發現自己居然真的能夠總結出來，就覺得自己著實厲害。實際上倒未必。小說固然有中心思想，但倘若你從小說裏出來，去看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你會發現它們一脈相承。儘管看上去，故事總有點千差萬別。

「張愛玲」的小說只屬於張愛玲，就像其他作家的作品只屬於那位作家。各人都是在吸引各自的信徒。我們作為讀者，博覽群書固然重要，找到自己的那個「張愛玲」才更重要。